

一四九. 值此全球鼎沸分裂、罕見一致現象的時候，閣下獲得大會一致推舉，對於閣下和對於貴國實是一項空前的勝利。從今而後，閣下知道閣下在我們大家中間享有極大的信任和尊敬。閣下的當選是閣下一生事業中所表現的謙遜、容忍及政治智慧等德性的勝利。這次當選也是讚譽閣下的為人，你的勇氣、才能、良知及閣下於過去一年中執行職責所表現的忠誠。如今閣下擔任秘書長職責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為止，籠罩在聯合國的陰霾將逐漸消散；本組織在閣下卓越領導下將會遵照憲章的理想來完成和平與正義的事業。這是全人類的希望；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希望。

一五〇. 本人敬祝閣下順利完成您所擔負的崇高任務，並祝閣下幸運。

一五一. Mr. BOTHA (南非)：本人要代表南非代表團，對於宇譚獲得一致推舉任本組織的秘書長，向他誠摯道賀。

一五二. 他的大才是我們所週知的，我們深信他憑此才具定會繼續勝任這項崇高職位。我們繼着今天下午已經發言的其他代表團之後，祝他在這一任內獲得建設性的成就。

一五三. Mr. BARRINGTON (緬甸)：主席先生，本人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來對安全理事會和大會今天賜敝國以殊榮，選舉一位敝國人士做聯合國秘書長，表示萬分高興。

一五四. 作為宇譚的邦人和同僚；本人覺得只宜和只須從這個演說臺上說這樣一句話：我們緬甸聯邦的政府和人民，對於聯合國重新表示其對敝國一位最傑出公民的信任，引為殊榮並表示感謝。另外，本人如向智利、迦納、愛爾蘭、羅馬尼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委內瑞拉諸代表團，對於它們友好地採取主動提議任命宇譚為秘書長表示感激，相信當不致引人誤會的。

一五五. 本人現要以本大會一百十個代表團之一的代表資格，也來恭祝宇譚於執行這項被人恰當地稱做是世上最困難的任務之時，繼續獲得成功，並要向他保證，我們一定在他執行其繁重任務時繼續竭誠提供合作。

一五六. 主席：本席要請大會注意關於“安哥拉情勢”一項目的發言名單定於今日午後六時截止。

午後五時五十五分散會

第一一八三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三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議程項目二十九

安哥拉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
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及葡萄牙政府
報告書(續前)*

一. 主席：大會諒已知道發言人的名單照宣佈業已截止。關於這個問題還有四十一位發言人等待發言。現在準備在明天舉行兩次會議，在星期五舉行三次會議，以便結束關於這個問題的審議。

* 續第一一八〇次會議。

二. Mr. GARIN (葡萄牙)：葡萄牙代表團來到這個講臺，心情是複雜的。有些人不幸因為這裏感情衝動的空氣而不能和我們一起腳踏實地站在憲章、國際法公認原則乃至事實真象的立場上面。但是我們堅決相信我們堅持尊重憲章、法律地位與現實，我們所表達的是健全的理由，將來總有一天被接受的。

三. 本人以這個信念並抱這種希望，今天來為本代表團對討論下的項目提出本代表團的意見。本代表團覺得我們無須重提關於這個項目我們在以往各次辯論發言時所引的理由。我們的理由既然未被駁倒，當然仍舊是成立的。我特別要提到我們的理由所根據的是憲章；我們傳統的海外政策，我們的新舊法律與實際辦法；我們為了不分種族、宗教或出生地提高海外居民的福利所作的不斷的積極努力；這些居民對葡萄牙之忠誠；獨立外國人所提出的證據，他們曾經研究

過我們國族所有各方面的生活環境與進步，而最後並且也同等重要的則是自從安哥拉問題初次在安全理事會提出以後該地所得到的發展。首先我要簡單的說到這個問題的背景。

四．遠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世界各地的新聞界發表一段消息，即在雷堡市宣佈成立的一個安哥拉人民聯合會(安民會)的組織正在準備在安哥拉從事暴動。宣佈成立這個組織在世界各國的首都是有其先例的，因此，今天凡是注意時事的人都不會懷疑在這個組織的背後有與安哥拉毫無關係的第三派勢力。這個安民會本身是在剛果產生的，他的起源今天已無人不知。這些方面的問題不僅由認真研究問題的人研究過，並且那些與安民會不和但也不是親葡萄牙的其他團體也曾有所評論。

五．雖然外面是殺聲震天，可是安哥拉的內部平靜如常。然而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下半月，外國新聞記者就紛紛前往羅安達等候發生事變。葡萄牙當局明知該省的內部並未醞釀任何事變，因此對這些事前好像從安哥拉以外得到情報的外國記者的期待心情十分不解。不管怎樣，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羅安達果然發生衝突事件，次日又再發生。這種事件在世界許多部分幾乎每天都發生的，但是在羅安達發生的事件竟被誇大到要請安全理事會討論的程度，並據指稱該地的情勢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如果一九六一年二月初在羅安達發生的一類事件可以成為安全理事會召集開會的理由的話，那麼這個機關就終年每天都得晝夜開會了。但是事後我們明白那些要求安全理事會就羅安達事件開會的人是知道事前已經計劃好了事變，等待發動的。我不欲說這個計劃是在那裏訂立的，但是我要說決不是在安哥拉，也不是依照安哥拉人民的意思。

六．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結束討論〔第九四六次會議〕，結果認為安哥拉的情勢並未威脅國際和平。奇怪的是數小時之後就傳來消息說接近剛果(雷堡市)的安哥拉北部發生大規模的暴動，這次暴動與安全理事會會議配合時間的企圖僅誤了兩小時，但這個企圖的本身卻够明顯了。它表示召集安全理事會對一項地方性的事件開會的企圖與在理事會討論的時候為會議供給具體問題的企圖，兩者之間有極其密切的關係。這種偶合的情形不是常有的事。然而在安哥拉竟然發生了。

七．關於北安哥拉事件發生的消息傳到紐約稍為晚了一些，來不及讓安全理事會第九四六次會議討論，

但這種事和其後發生的事件，成了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一年六月初召集九五〇次會議開會的理由。在其間，大會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業已通過一項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建立一個分組委員會調查安哥拉的情況。到了六月，成千成萬的人民——白人、黑人與混種人；男、女與兒童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被屠殺，其殘酷的情形近代社會鮮有其例。這次屠殺的負責人——也就是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發出呼籲說他和他在雷堡市的組織正在準備開火的那個人——後來於一九六一年接受世界報記者訪問時承認他的同黨甚至該報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版載曾用電鋸把人活生生的鋸死。這個人其後又接受記者訪問，提供更詳細的資料，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與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的非洲行動報，以及安民會的機關報安哥拉民族之聲報，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版發表。這篇專載承認除了其他屠殺事件而外，“黑人與‘混種人’曾被斬首”。屠殺事件按照計劃是要同時在北安哥拉不同地點進行的。

八．在這一方面，我要促請注意那一位自稱為安哥拉民族解放軍參謀長的 Marcos Kassanga 於一九六二年三月三日在雷堡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在談話中曾說安民會曾發動所謂“同室操戈”，為此目的，他的團體屠殺了“八千名安哥拉人”。這並不是我們的聲明，我們對其中所引的數字無關。但是來自這種來源的聲明從其全部來看已足暴露所謂安哥拉叛變的謎了。Kassanga 又說領導安民會的人取得

“對他的個性、對他部落的特點、對他缺乏政治上的成熟乃至他對安哥拉問題的無知毫無認識的若干國家”

的支持。在雷堡市的其他政治團體也曾提出同樣的指責。

九．我之所以提到安民會所作的事，那是因為這個團體曾公開承認發動屠殺的兇潮，而這些事件成了安全理事會第二次會議討論的對象。安民會雖然已承認了屠殺的責任，雖然與之競爭的團體曾把這些屠殺事件說成了是同室操戈，或出於部落的仇恨，雖然維持次序的軍隊只採取了保護人民生命的行動，然而安全理事會竟然要求葡萄牙當局“立即停止採取迫害措施”。事實上，該決議案的意思就是要葡萄牙當局讓安哥拉人民由那些劊子手來隨便處決。

一〇．在我繼續發言之前，讓我把剛纔所說的事實歸納一下。早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初，在雷堡市的

安民會就宣佈即將向安哥拉開火，而這個消息經全世界新聞界廣為傳播。一九六一年一月底，外國新聞記者紛紛前往羅安達，等候事變發生。二月初，羅安達發生地方事件，卻成爲召集安全理事會的理由。安全理事會散會後只有兩小時，在北安哥拉發生暴動的消息就傳來了。不久之後，大會與安全理事會次第召集開會。後者通過了一項決議案¹要求葡萄牙在安哥拉“停止……採取壓迫措施”，但對於恐怖份子屠殺的情形竟隻字未提。

一一．請問這些所謂“壓迫措施”是什麼？這就是葡萄牙爲了恢復秩序拯救北安哥拉不少人民的生命而採取的措施。關於這方面還應該注意雖然發生事變的地點是安哥拉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爲了適合聯合國的實際需要，這一小部分竟然被看作與安哥拉全省一樣的大。這是需要我們思索的辦事程序。

一二．有些人從我剛纔列舉的事實與事件的前因後果可以看得出國際上對葡萄牙的陰謀，而安民會只是被當作一個先鋒而已。但是這個陰謀的存在已經爲某一位大陰謀家自己所徹底承認，只是他想這以世界反殖民主義爲名替陰謀掩護而已。顯然只要高舉反殖民主義大旗，就足夠洗脫所有一切國際上的不法行爲與高壓手段，不論是侵略主義也好恐怖主義也好，而那些所謂可從暴動受惠的人民卻首先成了暴動最慘的犧牲者。

一三．葡萄牙不能接受把侵略者說成解放者，把恐怖主義者說成民族主義者，把維持秩序的人說成了迫害者的哲學。爲了保護我們居民的生命與自由——不錯，爲了他們的自由——我們如果要用傳統的說法把一把鎚稱爲一把鎚，而不把它稱爲一把金的調羹，那末我們感覺無須對世界有任何歉意，因爲我們認爲首要的責任是保護我們人民的生命，不管他們是白種、黑種、歐洲人或非洲人。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會像我們一樣保護他們的人民。

一四．但事實上正當安全理事會與大會要我們停止所謂壓迫行動的時候，在雷堡市的自稱替安哥拉人民發言的政治組織本身就指責人民聯合會殺害千萬人的生命，而被害的人主要還不是白種人，而是黑種的安哥拉人民。

¹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一五．我堅持指出安哥拉情勢這一方面的發展，希望諸君原諒，因爲這一方面的發展，聯合國的任何文件從未顧到。相反的，受外國人領導和指使的恐怖主義者卻毫無理由一定要稱之爲真正的反叛。這是我們引以爲憾的。世界報與非洲行動報所登載的訪問經過不是我們捏造的。安哥拉民族之聲報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版揭發的內情，Marcos Kassanga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日的聲明，也不是我們捏造的。這都不是葡萄牙的消息來源。那麼請問爲什麼不提到這些聲明呢？是不是因爲爲了要壓倒葡萄牙纔需要漠視這些不利的現實情形呢？

一六．我用不着再談去年在安哥拉北部發生的許多不幸事件，這也是從外面發動的事件。幸賴葡萄牙政府所採取的治安措施，恐怖暴動在六個月左右便平息了。自此以後，葡萄牙政府不斷加緊提高警惕，又因爲缺少地面部隊，同時因爲邊界地區遼廣，而恐怖主義者在對方又有庇護之所，因此空軍發揮了必要的作用。自此以後以往受恐怖主義者騷擾的一個小地區也曾經間斷的發生過恐怖主義者的襲擊，但是除了以警察行動而外無須用更大的力量去應付。從社會秩序與治安的觀點說，所討論的安哥拉唯一部分——即北安哥拉——其情況與任何其他國家內部發生偶然不法之徒的擾亂而影響治安並不嚴重的情形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北安哥拉的情勢在這裏繼續被說成了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這就使我說到下一點。

一七．去年在安哥拉北部——我要再指出這是安哥拉較小的一部分，因爲該省其餘部分平靜無事——恐怖活動達到最高峯的時候，據說安哥拉的情勢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但是北安哥拉所發生的一切究竟影響到那一個國家卻沒有被指出。如果這樣說法當時證明是毫無根據的話，那末現在更加不能成立。但奇怪的是同樣的說法繼續在聯合國提出。似乎有一些人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態度，只是爲了證實他們先入之見而憑空臆斷。反之，我們一面聽到毫無根據地指安哥拉的情勢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因此應爲聯合國所關心的話，但是另一方面這個組織對於在其他地方所發生的若干真正威脅和平的情況，卻絲毫不擔心。

一八．每天讀報的人都知道在何處真正發生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我可以舉列爲證，但是不願這樣做，因爲真理有時候會得罪人的。在本組織常聽說安哥拉的情勢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但是所謂

“情勢”也者，並不指在安哥拉以外有些團體所發動或考慮發動的暴力，也不指外國政府與私人方面供給他們的援助，而指葡萄牙當局採取的所謂壓迫措施。

一九．究竟葡萄牙威脅什麼人並沒有說明；葡萄牙也沒有絲毫的意思去侵犯任何另一國的權利。葡萄牙向願與它建立友好關係的所有國家伸出友誼與合作之手。

二〇．在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威脅對葡萄牙使用武力。這是人所共知並經過充分證實的事。有些國家正式與非正式對那些蓄意滲透安哥拉的恐怖份子予以經濟及軍事援助和訓練便利。有一個政府曾經宣佈有意遣派志願軍前往安哥拉。有一個政府公開承認曾設立訓練營以便訓練前往安哥拉與葡萄牙作戰的人。最矛盾的是這是目前正與這個和平的國際機關密切合作的某一個政府。

二一．這些全都是事實，而這些事實明明違背憲章的意旨與精神，乃至國際行為一切公認的標準。至於對和平的威脅將來自那一方發生，則是不難看見的事情。然而葡萄牙竟被指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這個觀點甚至見於本組織的一項基本文件，而據說這是研究安哥拉情勢政治與安全問題的基本文件——我所指的當然是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A/5286〕——因此我要懇求大會耐心聽我發言，以便我們能夠討論這一點重要的問題。

二二．我剛纔已經說過，葡萄牙因為外來的力量繼續去擾亂安哥拉人民的和平生活，為了保護人民並提高警惕，須要採取某一些措施。這些措施並未影響任何外國，但若干國家正在積極幫助並鼓勵那些擾亂安哥拉和平的人。

二三．凡是在某一國主權之下的任何領土，無論它目前的社會和政治制度是什麼，外國沒有任何權力用暴力去干涉或者幫助他人用暴力去強迫改變這種社會或政治制度。這種干涉和幫助必須認為是侵略，而事實上照一九五六年在本組織提出的關於侵略的某一種定義，也認為如此。無論如何，以任何理由採用任何方式的國際暴力都是憲章所不容許的，因為憲章命令聯合國會員國於彼此間的關係不用暴力。關於這一點，小組委員會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之中唯一可能與安哥拉不無一點關係的這一方面，竟避而不提，實在是深令我們遺憾的事。

二四．當國際新聞界發表消息說剛果供給一處基地用來訓練人員對安哥拉從事武裝行動的時候，小組委員會本身就在剛果。雖然如此，小組委員會未說是否曾訪問過這個訓練基地，與那些曾經廣為宣傳的設在其他國家的基地，以便確定他們從事武裝行動與顛覆行動的可能。小組委員會對國際和平與安全表示極大的關懷，但對這些訓練基地的存在避免表示意見。小組委員會要聯合國注意並不威脅任何國家的葡萄牙，但是對於其他國家為侵略葡萄牙所從事的種種備戰與顛覆活動所引起的切實威脅，一句話都不說。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對於這些準備工作未曾說過一句不贊成的話。然而聯合國的全體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有避免使用暴力的義務，因此任何國家不能把安哥拉當作例外而決定直接或間接的使用暴力。

二五．現在讓我提到另一點。去年北安哥拉被鼓勵發生騷亂的間接影響之一就是受驚慌的人民向外逃難。什麼地方安全，人民就逃到那裏，這是很自然的。有些人民徒步南行至安哥拉的其他區域；有一些逃到荒林；有一些越界逃到剛果去。當局把治安恢復以後，逃難的人大多數都回到原居地點。我無意談論那些逃到安哥拉南部或者逃入荒林的人的遭遇，只要談那些逃到剛果去的人，因為他們成為了爭論的對象。

二六．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第三委員會第一一二次會議發表聲明說，從安哥拉逃難的一批人約有一萬名於一九六一年三月間到達剛果。這正是發動恐怖暴行的時候，當時還沒有任何治安部隊控制情勢。其後幾個月從發生騷亂的區域逃亡的人越來越多，到了一九六一年九月間，到達剛果的人數增加到十五萬人。因此在保安部隊能夠確保當地居民充分保護以前，逃亡的人數已達到最高峯。這個事實曾經受到其他公正人士的證明，由此可見安哥拉人民因為恐怖份子的行動不得已而逃難的，因為到了一九六一年九月，治安部隊纔重新控制騷亂的地區。

二七．但是我要討論的還是另一項問題。我方曾說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的時候，在一九六一年逃到剛果的安哥拉人民約有八萬人回到安哥拉去。我們的申明曾受質問，據說難民的人數自從去年仍舊是十五萬人，並沒有變動，並且逃難的安哥拉人民沒有從剛果回去的。我們現在不僅要證實這個八萬人的數字，而且聲明自從去年八月以來還有更多的安哥拉人民從剛果回來。在另一方面，我們不能證實安哥拉問題小組委

員會報告書所說“至本年四月以來至少還有一萬五千名難民離開安哥拉”〔A/5286, 第一二三段〕這句話。

二八. 因此, 在我們看來, 我們的聲明與難民事宜高級專員紀錄上沒有變動的十五萬人的數目, 彼此之間並沒有真正矛盾之處。剛果(雷堡市)代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第三委員會發言時提到剛果只收容了六萬五千名安哥拉“難民”。因此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所說的數字與剛果(雷堡市)代表所說的數字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別。這是不足為奇的, 因為情勢的複雜遠過於表面所見, 因此欲求數字的準確是不容易的事。其所以如此是不難索解的。

二九. 首先應該注意的就是在發生騷亂的時候不是所有越界逃難的安哥拉人都前往難民營。如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的第一次報告書所說, 很多難民逃到剛果親戚家裏避難。應該注意的第二點就是現在自稱為難民的許多安哥拉人可能是早就住在剛果的移民, 無非特別因為剛果目前情勢關係, 想利用各福利機關所供給的許多便利而自稱為難民而已。安哥拉與剛果以往互相移民是人人知道的, 在一九六一年前由安哥拉移民到剛果的人數超過了十萬名。另一方面在雷堡市有若干政治團體不僅設法把剛果難民營的安哥拉人的數目提高, 並且也在阻撓他們回到安哥拉去, 其目的不外想利用這個所謂難民問題賺一點政治資本。在這一方面, 值得提起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三日雷堡市的非洲導報所發表的“安哥拉政治團體反對難民無條件回國”的一篇文章。這一篇由 A. Matumona 署名的文章說, 葡萄牙當局盡力設法幫助難民回國, 而雷堡市的若干政治團體則反對這些努力。這一篇文章本質上強調那些政治團體如何關心於利用這些難民營來實行他們的政治目的, 又反映葡萄牙當局如何關心要安哥拉人民回到故鄉。

三〇. 這個問題曾經不同的外國觀察家研究過。譬如丹麥記者 Jorgen Andersen-Rosendal 在柏林斯基新聞一九六二年十月七日版登載的從馬他地發出的通訊說在雷堡市的政治領袖們正在想把許多安哥拉人扣留在剛果作為人質。這些難民流離顛沛的景況拖得越長久就越易作為控訴葡萄牙的藉口。

三一. Mr. Rosendal 先說去年三月發生恐怖暴行之後, 這些難民初次越過邊界, 其後又強調許多和平的安哥拉人因為恐怖分子強迫他們參加大屠殺, 所以纔逃亡的。他又說許多安哥拉人之所以逃亡, 是因

為兩個對敵的運動——安哥拉人民聯合會(安民會)與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安民解運動)——彼此發生衝突。他又說現在有確實的證據證明人民聯合會領導羣衆從事殘酷的部落戰爭。

三二. 他又說很久以前這些政治領袖們答應安哥拉難民說他們很快就可回到自己的家鄉, 並且立即將葡萄牙人所有的財產和金錢分給他們讓他們享福。但他繼續說這些諾言不久就煙消雲散, 這些難民仍舊過流離顛沛的生活。“他們厭倦了長期顛沛的生活, 恨不得放棄這種所謂自由回到老家去過從前安居樂業的生活。”這就是 Mr. Rosendal 本人所說的話。但關於這一點他又說:“互相爭吵的領袖們彼此同意用盡一切方法把他們留在那裏。他們——領袖們——需要很多難民留在剛果作為具體的證據, 以便散播宣傳, 證明安哥拉人不願與葡萄牙人合作。”

三三. 這是一個外國記者不存偏見的證言——我還可以引證更多這種話——可以使那些出於誠意把剛果難民營的安哥拉難民問題看得過於簡單的人睜開眼睛, 至於那些故意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的人, 這種證言至少可使他們注意他們所說的話並不是唯一的不受質問的報告。

三四. 葡萄牙政府對於那些還留在剛果的安哥拉難民, 其政策一向是鼓勵他們回家, 幫助他們重新安居。為了這個目的我們沿邊界在好幾處設有接待所。我們所作的種種安排博得紅十字會聯盟最高級代表們的稱讚。

三五. 至今我所談的是本組織對我們提出的主要控告以便證明其缺乏根據。關於這一方面我曾提出過事實與意見。任何人肯花工夫都能證實這些事實。我所引的意見來自中立的外國來源, 甚至來自敵視葡萄牙的來源。我相信沒有人能夠更客觀的了。

三六. 本代表團現在要請大會注意下面這些完全被漠視或少受注意的其他幾點事實: 控告葡萄牙罪狀之一就是說安哥拉被蒙上一層幕, 不讓消息外傳。但是事實上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至今曾經訪問安哥拉想親自確定真象的地位很高的外國人士或者普通的遊客有好幾百人之多, 這些人士之中包括好幾國的新聞記者、外交官政治家乃至研究時事的學者。他們之中有不少發表了他們的觀察意見, 與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的結論不同。但是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未提到他們的觀點。本代表團對於這種選擇意見的偏袒態度, 表示遺

憾，因為這種偏袒的態度進一步指出本組織處理安哥拉問題所表現的反葡萄牙的偏見。

三七．此外，本代表團要指出在最近的幾個月，國際勞工組織曾派一個委員會，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派一隊專家前去訪問安哥拉。後者尚未發表其報告書，但國際勞工組織委員會的報告書已經發表了。這一份報告書完全推翻了關於安哥拉勞工情況對葡萄牙所提出的主要控告。

三八．我們敢於希望因為國際勞工組織委員會報告書的結果在本組織經常提出的一項控告至少已被取消了。我們也希望等到將來公正的研究發表以後，其他各項控告也將遇到相同的命運。就我們一方而言，我們為了便利公正的研究，曾經提供充分合作。我們曾與勞工組織與衛生組織合作，等到糧農組織的專家們在不久的將來訪問安哥拉的時候，我們也會同樣向他們提供合作。我們沒有什麼要隱蔽的事，如果他人表示公平的態度，我們也隨時有準備證明我們的誠意。

三九．葡萄牙海外部長 Mr. Adriano Moreira 檢討一九六一年三月以來在安哥拉所發生的事件，於本年六月間發表如下的聲明：

“我們現在的處境是任何國家歷史上所無的：我們一方面要執行發展的政策，同時也要抵抗外來的恐怖主義——對於那些比較我們有更大的物質與人力資源的國家，這兩件事也是不容易互相調和的。”

四〇．我所引的這些話表示葡萄牙正在努力使安哥拉在任何方面的活動照常進展，不致落後。聯合國的正式文件既然對於這些努力很少提及，我不得不稍費一些時間予以指出。

四一．本代表團非常高興有機會在大會說明在所論的時期內安哥拉已採取了若干項範圍與效果都很遠大的措施。我這樣說是經過考慮的。

四二．在政治權利這個重要方面，我們已經廢除了本土人民法。此項法律雖然出於極崇高的理想，但經過成熟的研究以後，發覺已經過時了。此項法律廢止以後，凡在葡萄牙領土出生的人不分種族、宗教或文化一律享受同等的政治權利。

副主席 *Mr. Bingham* (美利堅合眾國)，代行主席職務。

四三．我希望我用不着再解釋我們從未不讓任何人享受這些權利，只有那些遵從部落習慣的人需要先滿足若干條件，但是他們同時獲得特別保障。這些條件於去年一概取消。現在已經沒有所謂本土居民了；人人都是十足資格平等的公民。因此凡任何提到本土人民的法律包括憲法在內，已失去對象，其正式廢止不過是正式手續問題，將於最短的時間內執行。從實際應用來說，這些法律已作廢了。實際情形是所有的人都是公民，都享受同等權利，包括選舉與被選舉權利。如果行使這些權利尚有任何條件的話——這種條件在幾乎任何國家都存在——這種條件是對於人人同樣適用的，正如關於條件的履行人人也有相同的機會。除此而外，我必須指出我們在一方面正在修正選舉法以便擴大選民團，在另一方面則在安哥拉所有各部分迅速增加教育的設備，以便人人易於取得最低限度的資格，而這些資格本來是很易取得的。我要再說一遍：任何國家幾乎都規定這種最低限度的資格，而且讓我再指出，就是在今天，許多國家還有大批人民被拒絕享受充分的公民權利。

四四．批評我們的人既然不能否認我們所採取的出於人類尊嚴崇高原則的立法措施，只好預先否認這些措施的影響，抹煞其意義。有些人甚至在我們廢除原有法律不到兩個月就要看安哥拉的修正選民名冊。急於求進步是非常值得讚許的，但是即使在這個原子時代一切人事仍舊難免時間的因素，不論組織如何有效率，又無論從速把事情辦成功的意志是如何堅強。我們正在盡最大的能力去推動工作。關於新措施的實施細節還需要釐訂。必要的行政機構尚待成立。人員也須徵聘。新的選民名冊尚待完成。所有這些事都是切實問題，花一年的工夫來處理這些問題並不為長久。然而不能否認的是新措施的崇高動機與遠大的影響，以及我們努力從速執行的誠意。我們要知道什麼地方能夠於這樣短的時間得到現在期望於我們的充分結果。在這一方面，我們確實要問批評我們的人究竟是否抱認真的態度。

四五．我們還採取步驟改進市政機構並改組鄉村的行政事務所(“土酋區”)，這更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的誠意。這些機關是訓練地方居民學習行政事務極其有價值的場所。因此我們正在設法實施確保本國所有各階層的能參加行政事務並擬訂法律的憲政概念。雖然選舉法尚待改良，但在安哥拉最近舉行選舉的結果，有色人種的公民在各市政機關取得席次佔極高的百分

比，由此可見我們並不以法律的條文為滿足。在批評我們的人發言之前，我要說我們正在以穩定的步伐向目標推進，這就是不斷使當地居民能多參加行政事務。

四六．在這一方面我必須提到上月海外會議與海外的民選代表——國民大會與地方立法機關的民選代表——在里斯本開會所作的決定。該會議所通過的各項原則包括：凡有關地方性的問題取消行政的中央集權；發展市政機關，增加國民大會的海外代表人數，確保該院有充份的代表人數。由此可見這些原則就是我們向來所採政策的根據，而且以後將沿所說的上述方針繼續發展，這種政策是以尊重人的尊嚴與法律之前不分膚色、宗教或文化水平人人平等的觀念為出發點的。

四七．關於安哥拉的政治與行政情況說到這裏為止。現在我要提到社會公道的問題。先說安哥拉的勞工立法及其施行。雖然一九二八年的勞工法在許多方面勝過同類的立法，即國際勞工局主持釐定的最現代的勞工立法都比不上它，但是我們確信新的立法——一九六二年的農村勞工法，是全非洲最進步的勞工立法，雖然它也具有人為法律難免的一些缺點。但是我必須強調即使在通過新法律之前，我們對於批准若干項國際勞工公約也並不感覺任何困難，因為我們本身的立法與其運用在許多方面比國際公認的一些原則還要進步。事實上，今天在非洲只有一國所批准的國際勞工公約比較葡萄牙還多。讓我們稍舉幾個例子為證：我們已經批准了關於廢止本土工人違反工作契約懲戒辦法，關於從事商業與辦公室工作人員每星期休假問題，關於成年人從事若干種工作最低年齡問題，關於僱用與職業的歧視問題，以及關於廢止強制勞役問題等事的許多國際公約。我們已為全國領土最低工資採用了劃一的標準。我們已經訂立了契約絕對自由的法律原則，以便在法定最低保證工資之上規定工資。我們已經依照國際勞工組織所核准的原則訂立關於工人安全與保健的辦法。

四八．正如對我們在政治與行政方面所採取的措施一樣，批評我們的人也許又要說我們的勞工立法也仍舊是一張廢紙。事實上他們在去年已經是這樣大聲嚷了。到了今天，某些方面也曾重複提出同樣的批評。我們對所有批評我們的人的答覆就是國際勞工局委員

會的報告書。² 除此而外沒有更有權威的文件了。因此我用不着答覆，只要就現在已經生效的新勞工立法，即一九六二年的農村勞工法，再說幾句話來結束關於這個問題的發言。

四九．新法律的要點可以說明如下：所有工人不分種族或文化背景均受同一種法律的管轄；任何形式的強制勞役均被禁止；對不履行勞工契約，不得規定懲罰辦法；對工人不得有任何監護的制度；當局不得直接干預或供給便利來挑選工人；當局不得干預勞工契約的擬訂；婦女除因性別關係得享受特種權利而外，在勞工關係上男女所受待遇不得有任何區別。工作自由與正當的報酬獲得保障，最好的勞工條件與社會安全獲得確保以後，工人們必將自動自發的參加勞動，經濟轉入繁榮，國民收入增加，勞工與僱主之間亦將建立充分的信任。國家的權限規定為視察、指導與糾正勞工情形，維護法律並且保證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這一方面我可以說勞工視察制度已大有改進。新法律於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生效，當時也發表了有關成立勞工法庭的立法。

五〇．在社會方面，我們對教育衛生與福利事務備極重視。在教育方面我們首先全力注意的自然是推廣識字運動，但我們也在提倡所有各級教育。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是建立新的初級學校、新的中學與技術學校——在這方面安哥拉已經是特別進步的——與新的社會服務與教師訓練學校，最後的發展是在安哥拉與莫桑比克設大學的課程。葡萄牙外交部長 Mr. Nogueira 在本屆會一般辯論〔第一一五五次會議〕中曾提出關於安哥拉教育、衛生與社會服務的一些有關數字。外交部長的演說全文既然見於正式紀錄，我用不着重複他對這問題所說的話。

五一．我們為了推廣教育所盡的力量，與我們在各部門設法增加非洲公民行政人員的願望有直接的關係。這並不一定是為了種族的原因，而是因為我們相信全體公民不管膚色如何都應該盡其能力參加工作。我們必須強調在這一方面我們雖然加緊努力，但是這個政策的本身不是新的。我們的公共事務不僅在海外各省而在歐洲葡萄牙本身一向有色人種公民參加，包括來自非洲的公民。許多世紀以來，遠在有人談到人

² 國際勞工局，依據國際勞工組織組織法第二十六條委派以審查迦納政府就葡萄牙政府遵守廢除一九五七年強制勞役公約情形所提控訴委員會報告書（第一〇五號），日內瓦，一九六二年。

權與人種平等的理論之前，我們已經有來自非洲的有色人種公民在海外各省或在葡萄牙皇家政府擔任高級職位。今天，在本國所有各地突飛猛進的情況之下，我們更需要增加各方面的行政人才，因此我們正在盡力讓來自非洲的公民有更大的機會不僅在他們的本地而在本國任何一部分參加行政事務，因為我們遵從十七世紀初期所訂的原則，從來沒有以膚色，而只憑能力來區別我們的公民。

五二．關於在社會福利方面，我要提到駐安哥拉部隊所從事的社會工作。批評我們的人把我們部隊社會工作的真正意義顛倒了，把它說成了是對安哥拉居民的一種壓力手段。但這種社會工作倒底是什麼？我們的部隊在公餘的時間教導安哥拉兒童們讀書寫字，教導他們衛生的原則，而部隊裏的醫生與護士則治療鄉村居民的疾病。這種人道性的工作竟然被自稱安哥拉人民之友的人加以批評。但是最近數月訪問安哥拉的公正的外國觀察家對於我們部隊所從事的人道性工作讚不絕口。

五三．在不久之前爲了造福安哥拉當地居民新採取的重要措施中包括和地權及農業社團的保護與發展有關的一些措施。事實上安哥拉從未發生過土地問題。我們的行政當局不容許爲投機目標佔用土地，因此土地有剩餘。目下主要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合理的計劃來利用土地。這是應歸功於我們行政當局的遠見。這種計劃一方面是爲了穩定遊牧式的農業，在另一方面是爲了組織增產。主要的顧慮也就是不使居民離開他們傳統居住的區域，並向每一個居民中心保證廣大的伸張範圍，以便避免發生土地的爭執。雖然以往沒有土地改革的需要，但我們感覺應該檢討並擴大保障確實權利的法律條款，以便盡力保護並保障佔有土地的居民的利益與權利。因此一個農村社團或者“土酋區”集體所需爲了建設村莊、耕作與放牧所需土地的傳統利用都依照我們的法律制度得到保證。

五四．在此項原則之下，佔用土地並不等於私人佔有，並且須要依據鄰地彼此的用法與習慣互相調整。任何人如不是住在一個“土酋區”附近五倍以上面積的地區內，就不得將土地讓他佔用。此外，凡可能使當地居民失去土地的任何行爲，須受嚴厲的處罰。在另一方面，一個“土酋區”的公地只能經“土酋區”——即民選當局——請求並得到其參議會投票支持，纔可以變成居民的個人產業。這並不是說“土酋區”的居民不許個別置產。相反的，像其他葡萄牙人一樣，他們在

任何空地可以個別契約甚至佔用的形式取得個別的讓與權。應當注意的是凡不是非洲裔的個人是不能享受這種取得土地的契約的。

五五．關於經濟發展的方面，我只須提到最近的事實。這就是依照第二次國家發展計劃，單就一九六二年就已撥定了三千五百萬美元，用於非常廣大的範圍，特別注重教育、衛生、水電工程、交通、工業與農業計劃。這並不包括地方政府的重要發展方案與私人方面的投資。這一類投資曾受積極鼓勵以便進一步推進經濟發展。由此而牽涉更多的經費，估計約需數千萬美元。

五六．結果，新的學校與醫院正在建築或設計的階段，灌溉卡瓦哥谷的工作已經開始。目前在建築之中的還有大學校園裏學院的房舍，這就會使安哥拉成爲全非洲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新的廉價住宅單位已經出現，使成千成萬的居民享受新的生活方式。工程館的建築已經開始。爲了擴大煙草的種植也曾作巨量的投資。爲了發展並改良漁業開始在老虎灣着手新的建設。目前正在進行建立新的發電廠，以期加速進行工業化，使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所根據。沿海岸一帶現在已有新的漁村與現代式的住宅。新的冷藏廠、罐頭工廠與冷藏船隻提高了若干種的消費品與出口品的生產。

五七．關於安哥拉的龐大發展工作我無法一一說明。我只要再提幾件事。全非洲最大的水力發電設備干班貝水電廠在幾個月以內就要開工了。在上卡杜姆貝拉所建立的另一個水電站行將落成，將來供給一個大的塑膠工廠的電力。後者也是新的企業。羅安達煉油廠每年的產量從二十萬噸增加至五十五萬噸，使安哥拉所需要的石油不僅可以自足，並且能夠出口石油與石油製品。礦業也在積極發展中。在交通方面，今年單用於公路網的經費，除了第二次發展計劃的所撥的經費外，超過一千二百萬美元；莫沙美台斯的鐵路線也延長了；羅安達的飛機場與海港都大有改良。

五八．我簡括說明了我們在安哥拉各方面的積極與全面的努力以後，覺得現在可以提出兩點有關的意見。第一，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區域，特別在其內地，物質方面的發展是在過去七十年或八十年憑改良的技術方法纔加速進行的。這一點事實常常爲批評我們的人所忽略。他們以爲葡萄牙人在得到當時在世界還不知道的技術方法以前早就可克服這許多困難。第二，那些批評葡萄牙過去或目前在非洲的工作的人——包括

聯合國文件所載的批評——有意避免和其他非洲領土作一比較。但這種比較決不會對葡萄牙不利的。事實上隨便作一比較就會發現我們是非洲進步的先鋒。

五九. 從剛纔我所說的一切可見葡萄牙爲了安哥拉人民在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方面的進步正在不遺餘力推動一項有活力的計劃。此項計劃完全符合葡萄牙對所有人民不分種族、宗教、語言或性別地位與待遇一律平等的政策，又充分符合憲章第五十五條與第五十六條的意旨。國際勞工組織委員會最近的報告書³提到這項政策的一些成績，我確信衛生組織及糧農組織專家團的報告書也會如此。

六〇. 我們認爲葡萄牙大陸與我們海外領土人民之間歷史悠久的關係不應受外間干涉的擾亂。我們不能承認外國操縱的恐怖份子與來自外國的言論是安哥拉人民願望的表示。我們在不斷改良各機關使我們所有的人民均有機會參加公共事務。海外地區的人民與其他葡萄牙人有相同的權利。我們的政策是使他們越來越能够行使這些權利。我們非常盼望所有人民都能更充分的、更直接的參加行政生活，並且爲了這個目的正在採取適當的行動。剛纔已經說過的大規模擴充的教育方案就是所採步驟之一，因爲對所有國家來說，教育是切實參加政府工作的先決條件。

六一. 爲了我們政策上與其實行的所有這些理由，又爲了我發言時分析的種種事實，我國代表團不能接受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並拒絕其中所作的結論。

六二. 葡萄牙全民族的意見曾經葡萄牙總理沙拉查先生在最近一次談話中善爲表達，其中有關的部分我已概括的提出來。如果大家都同意凡是國家的政府對其人民的福利負責，應該努力設法提高物質與精神水平，那麼就沒有人能够懷疑在我們的非洲情形亦同。關於這一點，用最後的目標來分析政策似乎無補於事，而是須要注意達到目標所用各種手段不同之處。我們與其餘的國家在基本上用不着說有其不同之處，因爲我們的人民一向在力求本身的團結——不僅是政治與經濟關係上尋求團結，而是基本上憑文化人與人之間往來的方式尋求團結。

六三. 因爲如此，經過了相當時間與隨着歷史的自然演進，葡語人民多種族式的社會就分佈全世界各地。這些社會一向建築在少數基本原則之上——這就

³ 同上。

是消滅種族歧視的任何痕跡；只要當地習慣與用法不違背道德，一概予以尊重；推廣教育去幫助彼此文化的滲透，其目的不是強迫一種文化接受另一種文化，而是遇有可能的時候，促進建立具有地方特點的文化形態。

六四. 我們對非洲各省所採取的政策與以往在巴西與哥阿所實行的成績輝煌的結果相同。關於何者最有利於有關領土人民的進步與利益：究竟是某些人今天所主張的種族主義還是在一個多種族社會裏確保平等的權利與責任；究竟是要地方的習俗與習慣服從於個人與團體的道德，還是藉獨立爲名容許一個今天文明世界任何團體所不容的某種有時候不能接受的行爲；究竟是造成混合的歐非文化，同時讓這兩個世界的優點都能佔一地位，還是讓一種不可能具備所有優點的文化高於一切；凡此種種都是沒有疑問的。對於我們來說，我們在這些方面，決無任何疑問。此所以我們決心不遺餘力的去培養以往已經證明成功並且顯然在仍在進步的一種社會。

六五. 我已經說明本國所行政策與辦法的大方針，也曾說明安哥拉的實際情況。我們極力反對安哥拉情勢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威脅的說法。我們誠意相信憲章的原則與理想之中決無一處可以說是反對我們培養一個多種族社會的努力。實則正好相反。在這一方面，我們對於經常被人誤會與誤解，唯有感覺遺憾。雖然如此，葡萄牙民族對真理與公道的最後勝利，無論如何是不會放棄信心的。

六六. 主席：請玻利維亞代表行使答辯權。

六七. Mr. SALAMANCA (玻利維亞)：我所以以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委員的資格並以玻利維亞代表的資格要在這次會議立即提出答覆，是因爲我認爲需要一開始就盡量把我們的立場說明白。

六八. 我認爲 Mr. Garin 討論這個問題是非常膚淺的。他一方面說不須要詳細審議在北安哥拉發生的任何事件，但仍舊覺得有提出若干說明的必要。

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回任主席。

六九. 我認爲我們需要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在安哥拉與剛果的一條很長的邊界上所發生的衝突。

七〇. 葡萄牙代表於一九六二年八月四日致函小組委員會，其中對安哥拉領土的問題提出如下聲明：

“安哥拉領土的情勢必須認為是安定與正常的。當地並未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唯一的行動只是在受恐怖分子所影響的一個小區域所採取有限的警察行動。小組委員會所提到的這個問題的其他方面因此都不能適用。”〔A/5286，第六十三段，五(a)。〕

七一。我很想了解葡萄牙代表的推論，但是似乎可以問問何以有一大部分葡萄牙軍隊在這種有限的警察行動中擔任任務。實際上，這種流動的大規模行動已把一大部分安哥拉居民趕到荒林裏去、死亡或者把他們趕到邊界去，而這是我們必須討論的事。

七二。我們這裏有可能引起嚴重後果的戰爭的所有因素。在調查的過程中，委員會的委員們很可能不一定總是能把某一個問題看得清楚；全部真象也許難於了解；但這卻不是可以反對的一個問題。

七三。起先，葡萄牙政府認為這次軍事行動的時期可能只有一個月左右。現在葡萄牙在安哥拉領土處於作戰狀態已經有兩年了，而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戰爭的任何跡象。難民仍舊不斷越過邊界，使反叛派的人能得到一股戰鬥隊伍，好比躍躍欲試的哀兵。現在葡萄牙代表告訴我們說，這些人是因為恐懼恐怖分子而逃出來的。如果沿安哥拉北部邊境的軍事行動是成功的話，我們就不能不認為在安哥拉以外的恐怖分子對於領土以內的一些恐怖分子具有吸引力。這種情況如何解釋？

七四。現在我要促請大會注意 Mr. Garin 本人在剛纔我所提到的一封信內難以說明的話，這種信是我們與葡萄牙很困難的往來函件之中的一部分：

“當恐怖分子滲透進來的時候，很多居民都只有跑到南方，託庇於當時在該地的少數軍隊的保護，或者逃到北方，去外國領土(前比利時剛果)求保護，纔能夠活命。據例如紅十字會及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等國際組織的估計，他們的人數約有十四萬至十五萬之間〔這是我所評論的一點〕。其中(據葡萄牙政府說)約有八萬人已回到安哥拉。”〔同上，第六十三段，五(b)。〕

七五。讓我們簡單的促請大會會員國注意剛纔我所引的文件，即我所主持的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如下的一段：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五日，小組委員會致函雷堡市紅十字會聯合會代表，請求提供關於在剛果

的安哥拉難民以及可能已回到安哥拉的難民人數的最近情報。該聯合會秘書長於三月六日從日內瓦答覆說聯合會緊急救濟安哥拉難民的行動已於一月內結束。一月三日在剛果領受配給辦法協助的安哥拉難民有十五萬一千二百人。自一月起這個數目沒有重大的改變，當時越界前往安哥拉的人多數是到附近田地去收穫農作物然後回到剛果的難民，報上所提有八萬人回到安哥拉的數目可能是指逃到安哥拉叢林去避難的安哥拉人，但是‘決不是指留在剛果的安哥拉難民而言’。〔同上，第一一七段。〕

七六。如果紅十字會與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的聲明都不正確的話，那麼，請問葡萄牙代表所希望的是什麼？他是否希望我們要求次長親自前往當地點數難民人數，正如他在這個大會會議廳點代表人數一樣？這些信載有關於在該區域難民情況的無可指責的技術資料。

七七。本人現在把對於該報告書這一方面的話說完了——我還可以說因為其中所有的情報都是消極性質的，讀來令人很不愉快；如果在某一階段葡萄牙和我們合作，減輕我們的艱難任務，那就好得多了——現在我要談到另一個問題。我要引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告書增編的如下一段：

“我覺得委員會也會願意知道自從我們上次會議以來發生了新的難民問題需要高級專員出面斡旋的情形。首先，目前在剛果數目約有十五萬名的安哥拉難民，如諸君所知，已經能够在剛果政府、紅十字會聯合會以及其他各團體共同協議的時限內為本身謀生活。據最近情報，似乎又有數千名難民從安哥拉來到剛果。代表本人駐剛果辦事處的主任目前正在設法與當局及其他地方義務機關合作研究這個情形……。”〔A/5211/Rev.1/Add.1，附件壹。〕

七八。葡萄牙代表團如果能够就難民問題供給我們一些比較更合邏輯、更明確也更簡單的說明，就更為有用。然而葡萄牙代表在其解釋中所能說明的話，無非是說這些統計資料是前後矛盾的。

七九。此外，從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第二十七頁與第二十八頁，可見我們與葡萄牙舉行困難交涉的過程中曾經向葡萄牙政府提出一項很長的問題單，要求對方就各項主要問題提出情報並對可能的和平解決提供

意見。關於這一點，我們從葡萄牙代表的來信未得到答覆。關於政治犯的問題，他否認有任何政治犯。至於與軍事行動、難民與改革等有關的問題，則全都沒有答覆。

八〇．我不願重提報告書第二十六頁至第二十八頁所登載這封信的全文，但是我要指出所舉的二十項問題中有十四項得不到答覆。

八一．我覺得提出問題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我相信到了現在我們應該尋求和解——為這個目的我們當然需要葡萄牙的合作。葡萄牙方面認為這些難民是恐怖份子，又認為他們是外國人，非安哥拉本土人民，這是所涉及的問題之一。

八二．我要順便向各位代表指出，在葡萄牙統治該領土的過去三十或四十年來，任何政治活動都被禁止。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每一政黨都是在安哥拉以外成立的，只有一個黨是例外。

八三．因此便發生了非常奇特的問題；這些政黨固然是剛果(雷堡市)或在邊界上活動，然而雖然他們散佈在該領土的周圍，但事實上卻是該領土的政治中心。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

八四．把葡萄牙代表所強調的這個衝突的起源暫且不談，但整個問題的發展經過卻必須認識清楚。關於這一方面，我要促請注意一項非常簡單的事實。不論葡萄牙政府把這些在邊界上的分子說成什麼——他們因為葡萄牙軍隊的行動自行構成一支別動隊，表露出一種不辭一戰的哀兵心理——也不論葡萄牙方面對此項情勢如何解釋，所有這些難民，所有這些離開安哥拉的人，所有這些政黨，都願意與葡萄牙從事談判。不願意從事談判的是葡萄牙。

八五．Mr. Garin 在發言結束的時候強調他一向慣用的一項理由；這就是說我所主持的小組委員會對應邀前往訪問安哥拉的地位很高的人的意見，未予考慮。

八六．Mr. Garin 所指的可能是美國的一位卸任將官。小組委員會曾應他的請求聽取其陳述。為了尊重葡萄牙起見，我不願重提這位將官告訴小組委員會的許多事情；但如 Mr. Garin 希望如此，我願意向大會宣讀這位接受葡萄牙政府邀請的將官對小組委員會所發表的聲明。

八七．關於葡萄牙代表是否獲得一切便利的問題，他可以記得小組委員會曾有一次邀請他出席以便

向我們充分提出他願意提出的任何情報。當時他的答覆是非常明確的：他的政府沒有授權他採取這種行動。

八八．我現在談到在本質上具有一般性的問題，這就是某一種情勢是否危及國際和平。這當然是一項很困難的問題。聯合國憲章說到這一點用“足以”二字。葡萄牙方面自始採取的法理立場是說葡萄牙在非洲海外的各省是葡萄牙領土的一部分。這原來是一項中心的論據，反覆多次提出並且經大會不憚煩的討論過。關於這一點，我用不着提到以往大會通過的所有決議案，何況這些決議案葡萄牙代表從未同意。關於殖民地的國際監督與管轄的中心問題，遠在憲章，遠在國際聯合會盟約以前，甚至遠在柏林會議以前，已有闡明。當發現新大陸的時候，西班牙來到美洲的海岸，以上帝的名義佔據了不少土地。西班牙當時是從對各國具有若干管轄權的教宗得到授權的。

八九．關於殖民地化的程序，我要引某一古籍的記載，雖然這是遠在十六世紀以前的東西，到現在仍舊有效。我現在要引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神父所說的話。我相信沙拉查博士知道這個人。當時在其所有名的辯護書中論及關於美洲殖民地本土居民的法律地位問題時，這一位維護印地安人的偉大人物說過這些話：

“如果西班牙皇帝把新大陸的子民看成與西班牙的子民有別的話，他就沒有做皇帝的權利，因為他是以上帝的名義征服新大陸的，而上帝不承認人類之間的不平等。”

這是在第十六世紀所說的話。

九〇．一旦承認了地理的延續性——關於這一點我要公開表示贊成葡萄牙的意見——那就沒有問題。

九一．現在且以美國與夏威夷的關係為例。基本條件是這樣的：當地居民完全站在平等的地位加入母國，且當地人民必須能夠自由表示同意。全體居民必須表示願與這個遼遠的領土合併。我們不能拒絕某一洲的人民與另一洲的人民合併，因為這是聯邦制的原則，且由此曾產生了許多國家與許多民族。但就葡萄牙的情形而論，當地居民並未經過徵詢；何況葡萄牙代表本人今天就說過，葡萄牙在一九六一年的時候需要改變關於“土著”地位的法律，以便使安哥拉的人民取得與其他葡萄牙公民同等的地位。

九二. 這就無異承認過去曾有過差別待遇。葡萄牙政府的政策開始改變，但主張改變的人 Mr. Moreira 部長卻馬上被撤職了。我們所得到的結論就是：此項理論性的理由雖然已經過時了，但葡萄牙仍舊頑固的爲它辯護，好像聯合國憲章是一成不變的。

九三. 葡萄牙海外行省部長 Mr. Moreira 本人在他所寫的一本書，聯合國與葡萄牙的對話中，也承認國際管轄的原則。但是他又說：“這是管理國自己接受的義務。”

九四. 憲章有一條常常在大會或第四委員會被援引。這就是第七十三條。這一條不能單獨解釋，須要與關於國際經濟及社會合作的第九章併同解釋。我要宣讀這一章的第五十五條：

[發言人宣讀憲章第五十五條。]

九五. 葡萄牙大使告訴我們說他的政府所採取的政策確實是多種族的政策。我在第四委員會也曾屢次承認這是事實，但目前北安哥拉正在發生緊張的情況，請問在這個時候是否能夠以武力來實行這種多種族的政策。

九六. 最後，我要感謝 Mr. Garin 以和緩的態度在這次辯論中發言。去年葡萄牙代表團採取了退席的錯誤策略。這次當我與 Mr. Fragozo 談話的時候，他表示願意參加辯論。我對葡萄牙代表團的禮貌表示感謝。

九七. 作爲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我還要補充一點：如果在任何時候有人向我指出委員會有任何偏差的話，我準備隨時作必要的更正。

九八. 但是問題不在對委員會可能提出什麼反對的理由，主要的問題是葡萄牙政府仍然站在和聯合國完全敵對的立場。葡萄牙政府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的來信中指出：“葡萄牙政府根據憲章的規定既然不承認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管轄，因此也不能承認小組委員會的管轄”[A/5286, 第七十一段]。事實上葡萄牙代表說他不贊成報告書的結論，這並不是表示什麼新的立場。在本質上，他的聲明完全符合沙拉查博士的立場，而這個人是根本不願意在任何階層與聯合國談判的。這纔是問題所在。

九九. U TIN MAUNG (緬甸)：剛纔離開講臺的第一位發言人以他一貫的姿態，和葡萄牙高傲與頑固的盡人皆知的態度相符，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演說，不但批評小組委員會並完全拒絕接受其報告書的結論，

而且以極不留餘地的態度譴責聯合國干涉他所謂葡萄牙的內政。我曾以極大的注意聽他的演講，但是未能發現葡萄牙對於承認聯合國憲章所遵奉的民族自決與獨立的原則有任何表示。葡萄牙代表只是重說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大會恢復第十六屆會時所說過的話〔第一〇八八次會議〕。他替葡萄牙政府的安哥拉政策極力辯護以後，在發言結束時堅持葡萄牙站在真理的一方。歷史將來一定會證明誰是誰非。

一〇〇. 大會最後一次討論安哥拉情勢的問題是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第十六屆會第二期會議〔第一〇八八次會議〕，當時大多數代表團來到這個講臺參加辯論，對葡萄牙政府所採政策與行動表明立場。以往代表們不僅曾在大會審議葡萄牙殖民主義問題的各方面。我們都知道在安全理事會亦曾兩度討論過安哥拉的爆炸性局面。今天是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第五度討論這個問題。假如不是葡萄牙的頑固，不是它不斷違抗聯合國並拒絕履行他的國際義務，我們本來很可以在本屆會之末，從事比較愉快與輕易一些的工作。

一〇一. 本代表團根本拒絕接受葡萄牙的理論，即所謂安哥拉是葡萄牙國家的一部分，以及該領土的情勢主要是葡萄牙本國的內政問題並認爲這是虛構的法律理論。我們一向認爲並且繼續認爲安哥拉是憲章第十一章定義所指附屬領土；對於這個領土憲章中關於非自治領土的全部規定乃至聯合國關於廢除殖民主義的各項決議案都完全適用。

一〇二. 安哥拉問題是最嚴重的一項國際問題，而且自從一九六一年安哥拉發生殖民地戰爭以來，已成爲世界輿論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一〇三. 在聯合國的另一個委員會內，關於葡萄牙不遵行其對其他非自治領土的國際義務並拒絕遵行大會各項決定的辯論，現在已經結束；但是第四委員會還未審議任何措施，因爲至今尚未提出任何決議草案。

一〇四. 假如不是因爲安哥拉目前的嚴重情況危及國際安全與和平的話，大會本來可以在其輔助機關之一以若干次會議來研究關於葡管領土一般問題的解決。

一〇五. 自一九六一年六月以來，葡萄牙的代表們一直設法要我們相信，而葡萄牙的代表在本屆會已再發言，要我們相信安哥拉的叛變是受外國人教唆鼓動的。四個月以後安哥拉總督 Venacio A. Deslandes,

於羅安達電臺廣播說“土著居民”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在安哥拉發動的“叛變”已經平息。駐安哥拉的葡萄牙最高官員估計，葡萄牙的傷亡人數達到一千四百人。他宣佈：“敵人的組織已經粉碎，所有市鎮、村莊與行政站及其他地方分站都全部收復”。他又說叛徒“沒有機會繼續從事毀滅與殺人的行動”。值得注意的是這位總督未曾指出非洲人傷亡的數目，也未披露葡萄牙軍隊的傷亡人數，雖然在衝突開始的時候曾有一支實力有兩萬人的葡萄牙軍隊開往北安哥拉去鎮壓“叛變”。

一〇六．請問全世界會真的相信殖民主義者所說的話嗎？當然不會。既然安哥拉和葡萄牙本國一樣沒有新聞自由，那末就無從證實如何這樣快在三個月之內能把叛變鎮壓下來。葡萄牙稱安哥拉的民族主義者為“恐怖分子”，今天葡萄牙代表又這樣說，向全世界保證憑三千四百名軍隊的力量——請注意這個數字隨時都在改變——安哥拉奉公守法的良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一〇七．聯合國以往固然不能現在也永遠不能相信葡萄牙這種扯謊和宣傳；因為全世界都知道葡萄牙當局在安哥拉執行最嚴厲的壓迫行動，違反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使用武力構成有系統的禁止人權與基本自由。我們全都知道只是因為很多國家的代表團實施壓力，經過安全理事會大會討論之後，這個小組委員會纔成立的，而現在它的報告書正在我們審議之中。

一〇八．首先，緬甸代表團要向小組委員會致誠懇的賀意。這個委員會有效的達成大會所指定的艱巨任務，又不顧葡萄牙政府拒絕它進入該領土，仍能夠就安哥拉的情勢完成簡要而完備的報告。

一〇九．如果葡萄牙沒有做過虧心的事，又無所隱藏，請問它何故拒絕小組委員會前往發生武裝衝突的地點調查情況？就在今天下午，葡萄牙代表對我們說他的政府願意歡迎他所稱為“地位很高人士”與專門機關的代表前往安哥拉訪問。關於這一點我要請問葡萄牙代表：葡萄牙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是否願意歡迎專門機關代表們前往安哥拉發生武裝衝突的地點作實地調查？

一一〇．該報告書把安哥拉的實際情況說得極其明白，又，雖然小組委員會照它的主席所說不能取得葡萄牙政府的合作，也未獲准進入安哥拉，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們仍掌握了機會在雷堡市會見請願人聽取其陳述。剛果共和國政府曾供給他們工作上的利便與禮待。

一一一．我們全都知道葡萄牙對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的反應是極其不良的，甚至可以說是敵對的。葡萄牙上次選請小組委員會主席以私人資格而非以聯合國代表的資格前往訪問里斯本，而這一次則不然，由此可見這一次葡萄牙對聯合國的反感比以往為深。報告書指出葡萄牙不能憑武力來鎮壓安哥拉民族主義的叛，雖然我們知道葡萄牙用來打擊安哥拉居民的武器與軍火決不能說是葡萄牙自己製造的。葡萄牙費了不少錢組織起來的龐大宣傳機構現在完全瓦解了。無論用多少錢，無論用什麼聯絡外界關係的組織，乃至為了影響國際輿論倉促造成的宣傳，都無法隱瞞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暴露與推論得到的事實。

一一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不僅簡括明瞭的指出葡萄牙在安哥拉的道義失敗，且說明其軍事上的失敗。現在已無可懷疑：葡萄牙發動的戰爭是有史以來對殖民地人民所發動戰爭之中最殘酷的一次戰爭。與葡萄牙代表們在大會與安全理事會所說的正相反，小組委員會說：

“大會與安全理事會雖然通過歷次決議案請葡萄牙停止對安哥拉人民採取的一切壓迫與武裝行動，葡萄牙政府繼續採用軍事性和其他種種壓迫措施。葡萄牙軍隊雖然在人數、訓練和地上配備方面都佔優勢，在空中沒有對手，因此對配備簡陋的安哥拉戰士成功了，並且收復了失去的土地，但是民族主義的反抗行動改用游擊的方式繼續未斷，因此無論從那一種角度來看，戰爭仍在安哥拉繼續進行着。”〔A/5286，第二一五段。〕

一一三．小組委員會根據正當的理由同樣的拒絕接受葡萄牙政府把這些軍事行動稱為“有限度的警察行動”的話。為了鎮壓安哥拉的民族主義運動，葡萄牙的飛機濫施轟炸，不惜使用汽油彈、火箭與燃燒彈。殖民地主義者所採取的軍事行動包括空軍的密集攻擊，而且剛果當局曾經提出過不少侵犯邊界的控訴。最兇惡的空襲被稱為“北風行動”——這與改革之風毫無關係——近至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某一次閃電式空襲中，尚使安哥拉民族主義者蒙受重大的損失。但當地居民並不因濫炸而喪失勇氣，因為為了爭取自由與獨立，他們有極大的信念與決心。小組委員會從可靠的來源知道當地的居民在忍受了無可形容的苦難之後，憑本身的經驗學會了一些保障本身安全的辦法。但是當地人民也曾屢次告訴小組委員會：

“...空襲造成了不少傷亡事件及重大財產損壞，對於安哥拉人心之震恐發生極大作用，因此使很多人從藏躲的地方跑出來投降或者到外國去避難。凡是挨過這些空襲的難民們，尤其是兒童，腦中對於這種經驗有不可磨滅的印象。”〔同上，第九十段。〕

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採取所謂“警察行動”，用燃燒彈企圖不分良莠，毀滅本土居民與他們所耕種的田地。他們在空襲中所用的詭計甚至連他們最殘酷的法律都比不上。他們找不到躲在濃密叢林裏面的無辜平民，於是想法騙這些手無寸鐵的人民到外面來。該報告書又說：

“據小組委員會所得的情報，在空襲之前往往先散發或張貼傳單警告居民們從樹林裏出來。”〔同上，第九十一段。〕

一一四．小組委員會委員手上有這樣的一個傳單。內容如下：

“第一五九營佈告。致‘Valedo Loge “區”的居民。’

“現在是你們最後機會了。請你們和平的回到居民區來。你們的生命有保障。請你們都回家來。請你們為自己的福利與進步而工作。總司令保證你們的安全。你們所有東西仍舊屬於你們。

“離開那些欺騙你們的土匪。許多隊已經投降了。Pedro Tumissungo Cardoso 會告訴你們軍隊如何對待你們的同胞。

“你們的教會受尊重。軍隊是你們的朋友。願你們和平歸來。上帝會保佑你們的。到二十七日為止在黃昏之前沿杜杜那條路到居民區來。

“請你們組織每十人為一隊高舉白旗出來。

“放下武器作為和平的表示。

“陸軍總司令 Abilio Gonçalves Dias。”〔同上，第九十一段(附註二十)。〕

一一五．經過許多星期與許多月的經常掃射與猛烈的戰鬪，安哥拉民族主義者學會了如何在政治與行政方面組織起來。因此在一九六二年的七月與八月間，他們的軍事行動完全限於游擊戰。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也提到已經成立了具有政治與民政組織的初步政府，除了比較大的城市而外，他們的勢力伸及各地。這個重要發展業經 Mr. George M. Houser 在一九六

二年三月“今日非洲”登載的“在叛變的安哥拉旅行”一文內證實。這是第一手的資料，因為它證明安哥拉人民不僅有能力和敵人鬪爭，並且也有能力管理本身的內部事務。Mr. Houser 在他的文章中這樣說：

“在民族主義者所佔據的領土已經切實的初步行使自治。除了人民聯合會簽發的護照外，還成立了關卡、交通與情報網、村議會、政黨組織、工會與青年團體。總而言之，一個政體的雛形已經存在了。”

一一六．一方面這個民族主義革命政府的雛形在安哥拉的叢林裏面培養起來，具有抗敵運動的一切形式；另一方面讓我們看在葡萄牙殖民主義者領導下的所謂“開化”政府在這個領土的南部如何執行職權。

一一七．安哥拉這一部分領土受恐怖與專制的統治。不少安哥拉人民已經“受盡虐待”——這是引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因為他們對現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情況表示不滿而被關在集中營、拘禁或放逐...不少受過教育的安哥拉人民因涉嫌而受迫害。”〔A/5286，第十四段。〕葡萄牙的特務機關稱為國際及國家警察安全局，在安哥拉稱霸，無所不用其極。關於安哥拉人民被葡萄牙主人殘害、逮捕或處死的人數，現在還沒有資料可查。葡萄牙對無辜的安哥拉人民犯了不能形容的暴行與嚴酷過當的行動，而且採取迫害措施，其情形已激動了人類的公憤。在這個開明的時代，在這個獨立的時代，在聯合國被認為是人類最高希望與和平強大力量的時候，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在安哥拉竟會採用這些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黨人所用的同樣恐怖手段，實在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一一八．安哥拉葡萄牙軍隊某一前任軍醫於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雷堡市向葡管領土特設委員會發表的陳述不僅使全世界一切良善的人為之毛骨聳然，且任何人聽了都為之髮指。這一位葡萄牙軍醫因為再也不能忍受葡萄牙人對非洲人所施的暴行與殘酷體罰，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從葡萄牙軍隊逃走。這個人的證言聽來覺得離奇，但是某些雜誌與報紙有勇氣發表的照片暴露葡萄牙士兵及其官長的恐怖行動，而這些報章是不能收買或賄賂的。例如，這個葡萄牙軍隊的軍醫曾向特設委員會說“五月二日，與我們同行的某一位隊長前往莫布巴斯(Mabubas)大實驗農場去看他認識的一位朋友，就是特種新陸軍的隊長渾名為‘Eichmann’的 Rui Mendoca。這個在當地

帶領一支小的別動隊，其對犯人所施的體刑，使那位新隊長看見之後，毛骨聳然。據說他在該地有一個體刑室，其中發生令人不可相信的事情。他們把男人的舉丸扭轉，把繩子拴住舉丸，把人從天花板倒懸多日——這是國際及國家警察安全局在葡萄牙用來虐待政治犯的方法——然後把舉丸割掉。有些人被凌遲，讓他慢慢地死去。又有些人被活埋或用拖曳車壓死或電死。據說這些辦法可怖得很。”

一一九. 曾和其他軍官一道到那裏去的這一位軍官告訴我們，有一次當這個 Matos 少尉指揮的小隊執行上述體罰的時候，那位少尉的妻子在場親見士兵處刑並強迫男犯人和女犯人發生變態的性行爲，狂笑不已。這些軍人有時候可能把這些體刑說得過於誇大。但是他們之中的一位同事，就是在衝突發生後就參加作戰的特種輕陸軍部隊的軍醫告訴我 Mendoca 隊長與若干其他軍官——包括聲名狼藉的 Robles 少尉和許多其他的人——確曾親自或命令把犯人的眼睛挖出來，有時也殺害婦孺，又故意用刀慢慢的刺殺，要犯人們多忍受苦痛纔讓他們慢慢地死去。

一二〇. 我所以提到 Dr. Mario Montinho de Padua 這個人的陳述就是要指出法西斯的方法與種族偏見目前在非洲復活了。有些葡萄牙的友人也許難於相信這個經常誇口在非洲賦有“教化”任務的葡萄牙政府竟然採取這種迫害的政策，但是葡萄牙在目前這種瘋狂的心理狀態之下大有可能不惜採用這些可怖的手段。Dr. Mario Montinho de Padua 曾這樣說：

“我們必須認識這些人乃至當時的空氣，纔會了解這種事情是可能發生的。他們的殺人狂，往往是與虐待狂分不開的，他們完全罔視非洲人的生命，深深的恐怕遭遇到其他歐洲人居住地點的命運，報仇的願望，都對這些人發生可怕的影響，而這些人過慣了絕無憐惜的剝削非洲人的殖民主義生活，早已喪失一切顧忌。”

一二一. 我無意在這個講臺上討論葡萄牙所頒佈的所謂改革，使大會感覺厭煩。關於葡萄牙式的所謂的改革，本代表團當第四委員會討論葡管領土特設委員會報告書〔第一三九九次會議〕的時候，已經很詳細的表示過意見。葡萄牙的朋友們把這些所謂改革說成了是：“具有深遠影響的改革”。現在我只要引負責調查安哥拉情勢的小組委員會報告書裏面很簡短的一段爲例：

“葡萄牙政府仍說去年公佈的改革對於解決安哥拉問題是一個大貢獻。但是，根據證明可知這些所謂改革並非以促進安哥拉人民自治或自決爲目的。相反的，這些改革主要是爲了鞏固安哥拉在政治上與葡萄牙的合併。這些改革包括的種種方案都是與促進葡萄牙殖民者在該領土的殖民統治爲目標，政府對這些殖民地者力予鼓勵與特別的支持，同時又在該領土維持軍事與政治的有力控制，並爲加緊安哥拉在經濟上與葡萄牙同化採取種種措施。直到目前爲止葡萄牙政府未曾實行任何重要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未設立民選的自由政治代議機構以便把權力移交給安哥拉人民。”〔A/5286，第二一九段。〕

因此從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看來，安哥拉情勢無論從安全的觀點或從政治的觀點都顯然使我們認爲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必須經常的繼續據有安哥拉情勢的問題。

一二二. 小組委員會繼續說：

“安哥拉目前的情勢是對聯合國的一項嚴重考驗。本組織雖然一再努力設法促成和平解決，但該地的衝突仍在繼續，將來大有蔓延的嚴重危險。如果葡萄牙面臨全世界主張結束非洲殖民主義的一天比一天強的要求，仍堅持拒絕准許安哥拉的民族自決，結果可能會造成一觸即發的情勢。”〔同上，第二二〇段。〕

緬甸代表團充分同意這種見解。我們也同意小組委員會的意見，即安哥拉民族主義者自從一九六一年三月開始對葡萄牙採取武力抗拒而外，別無其他選擇。葡萄牙的殖民主義者雖說安哥拉前線一切平靜正常，但是殖民地戰爭仍然繼續不斷。

一二三. 世界輿論界某一些方面分析沙拉查內閣最近的改變，認爲這是表示軍事形勢已逐漸安定下來，或者不如以往的緊張。據我們所知，這可能是大風暴前的平靜。我確信本組織的許多會員國，包括葡萄牙的友邦與盟國在內，都和我們同樣的渴望阻止安哥拉的情勢進一步惡化而變成阿爾及利亞式的衝突。大會很熟悉阿爾及利亞人民勇敢的鬪爭及他們終於獲得獨立的經過。我們必須記得，如果安哥拉能够迅速地向自決與獨立的目標前進，又如葡萄牙願意與非洲及世界其他國家維持友好的關係，葡萄牙除了立即實行真正的改革以便該領土迅速與有秩序的實現政治與政體的改革以至最後實現徹底的獨立爲止外，別無其他選擇。葡萄牙在安哥拉作戰是不能獲勝的。

一二四. 本代表團研究過關於安哥拉情勢的各種報告書，並在紐約聽取請願人的陳述之後，認為要安哥拉情勢好轉端賴葡萄牙接受許多代表在這講臺上現在向它提出並繼續向它提出的嚴重警告，遵照憲章並承認安哥拉人民自由決定本身前途與獨立的權利，尊重全體安哥拉人民的政治平等地位，不分種族、膚色與信仰的原則，與聯合國合作共為這個問題尋求和平的解決。這一點我們是要不惜再三強調的。

一二五. 鑒於我所說的種種理由，本代表團準備支持任何足以在安哥拉實施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民族獨立宣言所定各項原則與宗旨的任何措施。

一二六. Mr. SONN VOEUNSAI (柬埔寨): 安哥拉的情勢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一個威脅，因此值得在大會全體會議提出徹底討論。但這個問題宜在廢除殖民地問題的一般意義中討論，纔能希望獲得最好的結果。因此，本代表團在這個意義之下將參照大會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所設立葡管各領土問題特設委員會及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所設立十七國特設委員會的工作來表達它的觀點。

一二七. 安哥拉問題有兩個主要方面：第一是和安哥拉人民的民族自決與實現獨立有關，其次則與民族主義者的武裝行動與葡萄牙方面對他們所採取的迫害行動有關。

一二八. 本代表團認為問題的這兩方面互有密切的關係，並且是互為因果的。如果管理國同意接受當地居民的合法願望，整個問題就可找到解決辦法。

一二九. 可是葡萄牙一向拒絕承認安哥拉是非自治領土。葡萄牙說這是它的海外行省之一，因此是母國完整的一部分。根據這個理論，葡萄牙甚至援引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拒絕聯合國出面干預。基於相同的理由，它又拒絕依照憲章第七十三條規定遞送關於該領土的情報。雖然大會憑絕大多數通過了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與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葡萄牙仍舊堅持這種態度。

一三〇. 本代表團對這問題完全沒有疑問。安哥拉不是葡萄牙的一部分；它是葡萄牙的一個殖民地，也可以說是葡萄牙人殖民的地方。從歷史、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事實來看，這個領土是在外國人的統治之下。只憑廢除一項殖民地的法律而在憲法增加一條特別的規定，不能改變一個征服領土的地位。本代表團認為在改變地位之前，必須先廣大徵詢當地居民的願望。

一三一. 安哥拉既然是非自治領土，因此葡萄牙政府顯然未遵行憲章第十一章與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的規定。

一三二. 此外，大會也通過了載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與鄭重重申安哥拉人民有自決與獨立之不可分割的權利的決議案一七四二(十六)。現在讓我們看這些決議案是否充分實施了。

一三三. 我們這樣辦，必須先研究負責調查安哥拉情勢的小組委員會向我們提出的報告書[A/5286]。該小組委員會的主席 Mr. Salamanca 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一一八〇次會議]已經向大會提出過非常貼切的一項聲明。

一三四. 本代表團願為小組委員會的良好工作向它表示賀意。小組委員會以現實與客觀的態度調查了實際的情況，把這個問題的各方面——軍事行動與迫害的措施，難民與政治犯的情況以及該領土的政治發展等——加以精闢的分析。小組委員會同樣也促請大會注意該情勢足以引起的國際的問題。本代表團要強調所提事實某一些重要的方面。

一三五. 第一，本代表團注意到小組委員會曾再度努力設法取得葡萄牙政府的合作。不幸，這些努力都未成功。關於這一點，我要提起“世界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社論“葡萄牙政府及安哥拉危機”一文內如下的一段：

“里斯本政府並未表示將來會具體的改變它的政策……不願聯合國在安哥拉的問題上重新施以壓力，沙拉查博士更決心堅持他所採取的路線。”

一三六. 第二，葡萄牙曾企圖證明該領土已經恢復和平，且目前所需的只是警察行動。但是，我們認為即使不用“戰爭”一詞，當局確曾採取軍事行動與迫害的措施。被奴役的人民決不會停止為本身解放而鬪爭，直至獨立實現為止。

一三七. 第三，關於所提及的所謂改革，正如葡管領土特設委員會報告書(A/5160)第四〇七段所說，這些改革非但不能滿足安哥拉人民的基本願望，且甚至尚未使該領土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狀況有任何重要的改變。

一三八. 以上種種考慮使本代表團贊同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如下的結論：

“安哥拉目前的情勢是對聯合國的一項嚴重考驗。本組織雖然在一再努力，促成和平解決，但該地的衝突，仍在繼續，將來大有蔓延的嚴重危險。如果葡萄牙人面臨全世界主張結束非洲殖民主義的一天比一天強的要求，仍堅持拒絕准許安哥拉的民族自決，結果可能會造成一觸即發的情勢。”〔A/5286，第二二〇段。〕

一三九．我也要提到不加盟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長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在貝爾格來德會議所發表的聲明。柬埔寨是該聲明簽字國之一。它說：

“參加會議各國以極大的關心促請注意安哥拉情況的發展與葡萄牙殖民當局對安哥拉人民所採取無可忍受的迫害措施，並要求立即阻止讓安哥拉人民繼續流血的情形，認為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特別是聯合國會員國應該協助安哥拉人民立即建立其自由與獨立之國家。”⁴

不幸，此項呼籲未曾充分受到注意。

一四〇．柬埔寨代表團對安哥拉問題並沒有以仇視或感情用事的態度去看待。但是本代表團要正式聲明願意以極大的決心幫助重申維護國家主權與各民族有自由選擇其命運的神聖原則。十七國特設委員會於本屆會曾提出一項關於安哥拉問題的決議草案〔參閱A/5238，第十一章，第四十四段〕，本代表團本此精神加入為該決議草案的提案國。

一四一．本人在結束之前願引本國元首西哈努克親王所說如下的話：

“我們必須憑所有的一切方法共同行動，以便說服那些想維持對其他民族之統治的國家自願地無條件地准許他們的獨立要求，藉此表示其遠見。不幸，這些國家很少有這種遠見，卻反而往往想用武力來打擊久受奴役的民族爭取獨立的決心。關於這一方面我們有安哥拉的例證。我們對這些勇敢的兄弟們的英勇鬪爭致最熱忱的敬禮。”

一四二．Mr. BARNES(賴比瑞亞)：大會今天下午又聽到葡萄牙代表例行的讚美詩，頌揚葡萄牙在安哥拉所採取的那些過時的政策與行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代表雖然一方面列舉葡萄牙在安哥拉主持之下所採取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進步的各種措施，但完全忽略了在大會聲明葡萄牙承認安哥拉人民有自決

與獨立的權利，且未表示葡萄牙遵照大會各項決議案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將權利移交安哥拉人民。這是大會至為關心的問題，只要葡萄牙代表不能向大會表示他的國家承認安哥拉人民自決與獨立的權利並採取必要的措施將其權力交給人民，那麼我只能說葡萄牙代表所說的種種都是徒然而且沒有意義的。

一四三．安哥拉的實際情況繼續為國際社團所關心與顧慮的事，因為它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定。問題仍舊是一個渴求呼吸自由空氣並為了解除葡萄牙數世紀的統治與剝削而拚命奮鬥的人民是否仍舊需要流其神聖的鮮血，還是說聽到他們呼籲求救的聯合國應幫助他們實現其願望。

一四四．一九六一年初安哥拉人民的積怨爆發出來成為反叛，繼之以葡萄牙當局對安哥拉人民採取一連串的迫害措施與武裝行動，當時，賴比瑞亞政府因為非常關心安哥拉發生的可悲事態，曾發表如下的聲明：

“賴比瑞亞政府獲悉葡萄牙當局在安哥拉暴行的報導，非常關心。本國政府認為受專制與壓迫的人如果不欲其被迫鋌而走險用暴力去反抗，那末人權應受法治的保障。

“賴比瑞亞政府要指出據來自安哥拉的可靠報導，似乎可知有人違反世界人權宣言在安哥拉破壞基本人權，此事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賴比瑞亞政府因此授命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規定請求將此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⁵

我們以這一個主動正式促請國際組織注意安哥拉所發生的可悲事態。

一四五．自此以後大會與安全理事會通過多項決議案請葡萄牙當局立即停止對安哥拉人民採取迫害措施與軍事行動；立即釋放在任何地點拘禁的全部安哥拉政治犯；施行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廣大改革，特別是成立自由選舉的政治代議機構以便將權力移交安哥拉人民。

一四六．為實施各項決議案所明文規定的要求，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立並依決議案一七四二(十六)繼續行使職權的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向大會提出一項關於其工作的報告書〔A/5286〕。本代表團更

⁴ 參閱一九六一年貝爾格來德會議(貝爾格來德國際事務評論社出版)，第五號，第二十一頁。

⁵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第九三四次會議，第九十段。

向小組委員會主席及其委員忠於職守的表現表示敬意，並對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的結論與建議表示衷心贊成。

一四七．從小組委員會調查必須得到的結論是葡萄牙現仍堅持對安哥拉人民採取迫害的措施與軍事行動，騷亂與衝突繼續發生，而且葡萄牙採取的所謂改革措施在本質上非以促進自治與自決為目的，反而是鞏固安哥拉與葡萄牙的政治合併。我可以說這是令人非常悲觀的情形。

一四八．我們當前有非常令人痛心的情景：聯合國的決議案為一個會員國公然違抗。我們認為這種態度絕對不符合一個國際組織會員國的條件。鑒於安哥拉人民最後實現獨立是勢所必然的事情，所以葡萄牙的頑固抗命態度更加可悲。歷史的無可抗拒的潮流已一再證明這一點。因此，葡萄牙毫無意識的壓制與迫害安哥拉人民的行動是徒勞無功的，葡萄牙為了本身的利益應該承認這一點。

一四九．關於這一點我要重提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在安全理事會說過如下的話：

“我們要說人是生來自由的。他的自由不受別人的政治喜怒愛憎所影響。一個人無論須忍受何種自由偶然被剝削的情形，但是從人的根性來看，這祇能是暫時與有限的苦痛。只要稍微研究歷史，就可把這個理論看得清清楚楚。像葡萄牙這樣的一個國家竟用最強暴而無效果的手段去阻撓歷史鐵則的最後結果，可以說是既不明達，也不公道、不自然的事情。”⁶

一五〇．與在我以前發言的緬甸代表及柬埔寨代表一樣，我也要引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如下的話：

“安哥拉目前的情勢是對聯合國的一項嚴重考驗。本組織雖然在一再努力促成和平解決，但該地的衝突仍在繼續，將來大有蔓延的嚴重危險。如果葡萄牙面臨全世界主張結束非洲殖民主義的一天比一天強的要求仍堅持拒絕准許安哥拉的民族自決，結果可能會造成一觸即發的情勢。”〔A/5286，第二二〇段。〕

這是非常嚴重的話，而且我確信不是輕易說的。

一五一．從負責處理安哥拉問題的機構的數目來看，足見聯合國對這問題的關心。這些機構包括安哥

拉問題小組委員會、葡管領土問題委員會、十七國特設委員會與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

一五二．聯合國在這方面所表示的興趣與關懷引起了安哥拉人民的希望，因他們決不會無可奈何地袖手旁觀，坐視葡萄牙的頑固態度粉碎他們的希望。對這個為了爭取自決與獨立而英勇奮鬥的人民所表示的這種關心，也使我們對事態的發展不能坐視。我們認為為這問題尋求和平解決必須取得葡萄牙人的合作，而且我們已經多次如此表示。如小組委員會主席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提出報告書時所指出〔第一一八〇次會議〕，葡萄牙至今不允與小組委員會合作，我們對此至感遺憾。

一五三．葡萄牙當局現在又斷然拒絕就這些愈來愈威脅世界和平與安定的問題進行和平磋商。讓我鄭重的提出這個問題：請問葡萄牙何故寧可要暴力的改變而不要和平的改變呢？

一五四．現在無須重提在這個不幸的國家所發生的許多屠殺與逮捕事件。第四委員會近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尚聽取安哥拉請願人的陳述，其中證明這種不問情由的屠殺仍在進行。現在只需簡單的重提請願人之一 Mr. Holden Roberto 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第四委員會〔第一三九八次會議〕所說的如下事實。他說本年八月二十七日有一個安哥拉人與他的妻子兒女與姪子在坎朋巴(Kambamba)森林某一崗位被逮捕，隨後次第被槍殺。九月二十九日夷馬(Yima)森林被空襲，結果有八十五人被殺害。葡萄牙的飛機每天投擲無數汽油彈，任何地區都不放過，至今為止已經有一千個以上的村落被毀掉了。向外逃亡越境到達剛果共和國的安哥拉人在非常危險的環境中居住着，而且人數眾多，擁擠不堪。這種情形當然與葡萄牙當局所說安哥拉已恢復和平、秩序與正常狀態的話並不符合。

一五五．安哥拉人民尋求這個問題的迅速解決，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聯合國對這個問題都不能放棄其責任。本代表團向葡萄牙提鄭重的呼籲，請它幫助我們解決這個迫切的非洲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非洲人民心目中最關切的事。非洲人民等待享受自由與和平的惠益再也不能忍受任何拖延了。非洲現在泛濫着民族主義的潮流，決不可能把它從安哥拉的海岸與邊界推回去，同時葡萄牙也決無理由要傷害其將來與安哥拉及非洲的關係。

⁶ 同上，第九五三次會議，第五十四段。

一五六. 本代表團堅決相信如下的條件與措施是安哥拉問題和平解決所必需的:

(a) 葡萄牙必須承認安哥拉人民有實行自決與獨立的不移權利, 因為許多世紀以來的殖民地統治延長該領土所存在的可悲情勢, 時時刻刻在威脅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

(b) 葡萄牙應立即在承認獨立權利與安哥拉迅速實現獨立的方法的基礎上與主要的政黨進行談判;

(c) 在談判之前, 葡萄牙應對在安哥拉與在葡萄牙母國拘禁的所有的政治犯宣佈大赦;

(d) 凡與葡萄牙訂有軍事援助協定的國家應請其廢止這些協定, 因為過去的經驗證明葡萄牙憑這些協定纔能維持並繼續在安哥拉採取的迫害措施;

(e) 會員國, 特別與葡萄牙有友好關係的國家, 應請其加緊努力勸導葡萄牙不再使緊張的關係加劇, 並與在安哥拉以外活動的各主要政黨談判;

(f) 十七國特設委員會應自行設立一個專事處理葡管領土的小組, 經常密切注意安哥拉的事態發展, 並注意葡萄牙政府或其他會員國所採取可能影響安哥拉情勢的行動;

(g) 安全理事會應單獨並照決議案 S/4855 的條款, 繼續經常注視安哥拉的情勢。此項情勢業經安全理事會宣佈為“國際衝突的實際與潛在起源”與“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一五七. 最後, 聯合國對葡萄牙至今甚至尚未採取初步行動去遵循有關安哥拉的各项決議案的事實固然表示痛心, 但對有關國際社團利益的問題仍必須不斷堅持它的決心, 以申張其至高地位。我們對求救的呼聲務必不可置若罔聞, 因為如不能在聯合國求得救助, 那末別的途徑, 就很危險很悲慘了。

一五八. 主席: 我們現在要結束這個問題的討論, 進行討論今天下午議程上所列的第二項。明天上午十時三十分大會將恢復討論安哥拉的形勢, 屆時我將依照今天發言名單所列的次序請各代表發言, 等待發言完畢以後將繼續請下一名單上的代表發言。

議程項目九十五

認可委派特設基金會總經理

一五九. 主席: 當秘書長請求將該項目列入大會議程的時候, 他在說明節略[A/5254]中指出依據大

會決議案一二四〇(十三), 秘書長於諮詢特設基金會理事會以後委派特設基金會的總經理。此項委派須由大會認可, 又依該決議案規定, 總經理得連任。秘書長於說明節略中又說:

“鑒於 Mr. Hoffman 的任期即將屆滿, 代理秘書長曾於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諮詢理事會, 茲請大會於本屆會認可再委派 Mr. Paul G. Hoffman 為總經理, 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開始, 任期四年。”[A/5254, 第三段。]

大會既然只須認可秘書長的委派, 如無反對, 本人就認為大會認可委派 Mr. Hoffman 為總經理。

決定如議。

一六〇. Mr. PAVICEVIC (南斯拉夫): Mr. Paul G. Hoffman 重新被委派為特設基金會總經理, 本國與我個人極為欣慰。特設基金會四年來在這一提倡援助發展落後國家努力不懈的 Mr. Hoffman 領導之下所獲的良好成績博得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各國的一致公認, 同時這個結果也確實保證特設基金會在 Mr. Hoffman 繼續領導之下會取得新的成就, 並對進一步證實及加強聯合國在經濟方面的任務, 乃至對整個國際合作的發展, 將大有貢獻。

一六一. 我很榮幸得以代表本國出席特設基金會的理事會, 自從該基金會成立以來, 南斯拉夫一直是其會員國之一。作為本國的代表, 並於一九六二年擔任理事會的主席, 我不僅有機會認識 Mr. Hoffman 個人的品質與工作的能力, 同時也認識他有極大的能力在特設基金會工作的範圍內促進並維持理事會各位理事之間密切的合作。

一六二. 因為這些原故, 我們深深的相信 Mr. Hoffman 的重新委派不僅是極好的解決, 而且也是特設基金會這一個聯合國重要機構未來成就的保證。南斯拉夫代表團熱烈祝賀 Mr. Hoffman 重任總經理, 並希望他所有未來的工作完全成功。

一六三. Mr. BELAUNDE (秘魯): 本人以秘魯代表團的名義請求發言, 對大會認可秘書長委派 Mr. Hoffman 任特設基金會總經理一事表示欣幸。

一六四. Mr. Hoffman 用不着我來頌揚, 因為他是一位知名人士, 為了種種原因在經濟合作方面, 在歷史上自有其地位, 包括馬歇爾計劃的成功在內。但是我們這些得到技術協助並從特設基金會各項計劃受惠的國家, 不能不特別記得 Mr. Hoffman 如何以有效

方式，如何以人類團結與經濟合作的崇高精神執行各項職務。

一六五．聯合國在其組織方面和其政治任務乃至執行這些政治任務的方法各方面往往受到批評，但我誠懇相信從來沒有人認真的批評聯合國的經濟合作。在這一方面我們全體承認本組織有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的任務。

一六六．聯合國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主要應歸功於特設基金會總經理及其從秘書處人員與特設基金會各委員所獲得的合作。能夠有效執行此項任務的人是非常難得的。一項任務可能極其有用極其困難，但其執行有賴於一個人具有道德的觀念，執行的才能，對其所受託的各項問題具有遠大的眼光。Mr. Hoffman 就兼有這些難得的品質。

一六七．在這個時候全人類都希望聯合國能夠擴大其特設基金，一天天增加並加緊辦理對全體國家的經濟協助；在這個時候全世界的希望都在於我可以稱之為欠工業化或未工業化的國家能夠改造，以確保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並改變其經濟地位，我們在這個時候能夠找到像 Mr. Hoffman 這樣一個人，多年來借重他的服務，並能夠請他為聯合國乃至全人類的福利繼續執行任務，顯然是很幸運的事。

一六八．本人熱烈希望 Mr. Hoffman 履行他的艱巨任務獲得更大的成功。

一六九．Mr. ADEBO (奈及利亞)：像在此出席的許多其他代表一樣，我多年來也曾聽見過別人讚揚 Mr. Paul Hoffman 對他本國、對歐洲、最後對聯合國

的功績，但是直到去年我纔有機會與 Mr. Hoffman 見面，並與他發生密切的交往。我們兩人曾參加世界緊張關係理事會主持之下於牛津大學舉行的會議。這會議舉行的地點是牛津的新學院，這個學院雖然已經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但是按英國人的特殊習慣卻被稱為新學院。Mr. Hoffman 與本人乃至其他與會者從這次會議得到極其宏富的經驗。對於本人，這是一個最好的經驗，而會議最難忘的一個節目就是這位偉大的人物 Paul Hoffman 對我們工作的貢獻。我從來沒有忘記這件事。

一七〇．Mr. Hoffman 在聯合國基金特設會的關係與 Mr. Eugene Black 多年來與國際銀行及 Mr. Jacobsen 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關係一樣。這些偉大人物的個人風格對其所領導的組織均發生極深的影響。

一七一．Mr. Hoffman 不僅履行總經理的職務而已；他也是履行他所忠實誠懇相信的職務。對於特設基金會的目標他具有極高的熱忱。這個組織雖然有許多困難，特別是經濟上的困難，但是他仍能使它有今日的成功，我相信其原因無非在此。

一七二．今天本人有機會在 Mr. Hoffman 再度接受任命的時候向他表示敬意，心中極感愉快。他雖然年紀不輕了，但是精神如此充沛，體力如此富有朝氣，足有能力在來年擔任這種性質煩重但在他看來卻是非常愉快的工作，我覺得對於我們真是非常幸運的事。

午後六時三十分散會